

《美国月亮》

打字稿存底

(第一次使用电脑打字的稿子)

中共梅州市委宣传部

514021

⑦之1: 目录、1-14

美国月亮

-----旅美散记

胡希张 著

- 1 签证记
- 2 狼狈过关
- 3 带着一份遗憾归去
- 4 车辆多 行人少
-----美国印象之一
- 5 土地多 耕种少
-----美国印象之二
- 6 房子多 住人少
-----美国印象之三
- 7 儿童的 "天堂"
-----美国社会生活扫描之一
- 8 成年人的 "战场"
-----美国社会生活扫描之二
- 9 老年人的 "坟场"
-----美国社会生活扫描之三
- 10 美国人真 "傻"
-----我所知道的 "美国人" 之一
- 11 美国人用钱真 "小气"
-----我所知道的 "美国人" 之二
- 12 "美国人" 见闻录
-----我所知道的 "美国人" 之三
- 13 以罚治国
- 14 自由的代价-----不自由
- 15 凭吊伦敦桥
- 16 黑色匹兹堡
- ~~16 黑色匹兹堡~~
- 17 揪心的纪念碑
- 18 "自由钟" 名称置疑
- 19 温暖的雪
- 20 天然雕塑公园-----包伟湖
- 21 联合国总部大楼的左轮枪
- 22 在摩天大楼晒台上漫步
- 23 好莱坞不是影城

- 24 有惊无险逛影城
- 25 观尼亚加拉大瀑布
- 26 漫游多伦多
- 27 登世界第一高塔
- 28 野生动物园里的遭迁
- 29 西岸之珠旧金山
- 30 十七哩湾好风光
- 31 夜过胡佛大水坝
- 32 逛赌城
- 33 眺望大峡谷
- 34 登赫氏古堡
- 35 森林公园之旅
- 36 过美墨边境有感
- 37 墨西哥见闻
- 38 游乐园 乐融融
- 39 游海洋世界
- 40 威尼斯海滩风情
- 41 州政厅参观遐想
- 42 参观摩门教圣殿广场的 "洗礼"
- 43 天造地设的 "集锦公园"
-----黄石公园印象之一
- 44 充满神奇的 "温泉公园"
-----黄石公园印象之二
- 45 满目疮痍的 "火烧公园"
-----黄石公园印象之三
- 46 不设围墙的 "动物公园"
-----黄石公园印象之四
- 47 在城市中的瀑布小憩
- 48 冬季里的夏天
-----夏威夷旅游漫记
- 49 看玫瑰花车游行
- 50 活煮螃蟹及其他
- 51 胖人国

- 52 孤儿出洋
53 出墙红杏他人花
54 流浪猫狗
55 排队
56 遛狗
57 如厕虚惊
58 这里没有大
59 骷髅成了家庭摆设
60 义工
61 这里也有“涂鸦”文化
62 陌生的自行车
63 美国乞丐众生相
64 万圣节那夜看见了“鬼”
65 好低的月亮
——洛城天空素描之一
66 孤独月亮
——洛城天空素描之二
67 无云的天空
——洛城天空素描之三
68 无星的夜空
——洛城天空素描之四
69 无日的晴空
——洛城天空素描之五
70 闹鼠
71 晨鸟噪林
72 无汗的酷暑
73 猫怕老鼠
74 松鼠满街跑
75 拾白果
76 赔钱养兔子
77 还木于土
78 “浪费”木材
79 冬草青青夏草黄
80 无草不花 无木不花
81 孤独的体验

- 82 一心一意做“老伴”
83 可怜大陆父母心
84 可怜留美儿女情
85 “大陆来的不怕感冒”
86 学习吃饭
87 学习说话
88 英语“会话”
89 “我们不敢病”
90 学着说“好吗？”
91 “乖”与“棒”的思考
92 小公园里的“聊友”
93 遥控器按出的险象
94 串门要预约
95 做“保姆”的乐趣
96 好奇怪的“虫子”
97 玩保龄球的收获
98 无泡沫“洗衣剂”
99 无形的网
100 留美人员的家常话
101 冷处理
102 滥竽充数作“礼拜”
103 害人的自助餐
104 美元<人民币
105 模特儿问题
106 吃“气氛”
107 洋理发
108 即存即取
109 促销之道——真减价
110 促销之道——欢迎退货
111 跳蚤市场巡礼
112 收小费的艺术
113 不给底片的照像
114 “很抱歉”
115 读广告牌的启示

- 117 报警器响起的时候 28
118 幸好没挨“宰” 28
119 美国猪肉真难吃 28
120 空姐与空哥 28
121 通宵填写报税单 28
122 退邮包的故事 28
123 广告做到家 28
124 “又是中国制” 28
125 雨夜火警 28

- 126 扫街不用帚 28
127 国际学术会议见闻 28
128 看电影拾零 28
129 丹麦城·中国城 28
130 美式“排球” 28
131 参观“JPL” 28
132 唐人街·中国城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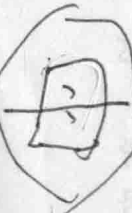
后记

1 签 证 记

明天，我和老伴就要去广州申请赴美探亲签证了。对于签证，这些年来，耳朵里塞满了“难”字，真担心白跑一趟。我捧起成语字典，想测一测此行的成败。小女儿申请签证那两年，我每次都要玩这种游戏，好像还蛮准的呢。我静了静心，心中随意定了个页码和条目，翻开一看，是“毕其功于一役”。这意思应该是：一次签证就成功。我把它当做一种心理安慰，怀着一些信心上路了。

 我们住在执友老莫家里。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认真梳洗打扮，不仅西装皮鞋金戒指全副武装，连稀疏的头发也梳得叫苍蝇飞上去都会跌断脚，为的是让领事先生一眼看去，就觉得此人生活不错，不会有移民倾向。这是从老签证那里请教来的经验。六点多钟，悠哉“打的”，可来到沙面美国领事馆一看，“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签证处门前已是黑压压挤满了人。这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特意选的时间。因为在一周中，星期五临近周末，星期一刚度过周末，签证官员们的心绪都不是最佳状态；签证的最佳时间是星期二、三、四。当然，这也是老签证的经验谈了。谁知偏不凑巧，昨天领事馆没办公，所以今天特别热闹，约有二三百人。

 队伍有些乱，排了三四行。我们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慌忙中先占了个位子，再慢慢去打听。我们站的这一行是办理非移民签证的，应该没错。但后来发现他们手上都拿有表格，经打听，原来是早就领了表填好了的，这么说我们得另排队先领签证申请表了。此时，老伴已另排了一行，并坚持说她排的不会错。结果，还是错了。两人各排错一次，扯平了，谁也不好怨谁了，赶紧排第三次队就是了。

 好容易领到了表格，又碰到了填写的困难。找到代写处一看，不仅一人收费80元，还要再排队，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动手，按照大女儿寄来的表样，一个一个英文字母地依样画葫芦。那时刚刚入秋，天气还热，加上心里像油煎，很快就满头大汗了。老伴见我填写得又慢又辛苦，便求旁边一位女孩子帮忙。她也正在填表（像是申请留学的），便叫了她哥哥来帮忙。填好后，我递过一张50元的票子致谢，他怎么也不肯接受。就这样紧赶慢赶，总算跟上了队伍的尾巴，进了门，交了费，来到签证大厅，坐下来等候面谈，好不

容易过了“入门”关，提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但回想起那排错队的事，就觉得一开头这么不顺利，大概是个不好的征兆，刚放松的心里便又蒙上了一层阴云。

半) 签证大厅里，虽然坐满了人，却是鸦雀无声。多数人都是静静地坐着，脸上流露出忐忑不安的表情，只有个别人在咬耳朵，广播里不时响起的某人到某号窗口的传呼声，更增加了庄严肃穆的程度，那气氛，不亚于法庭。情绪是凝固的，时间也是凝固的，手表上的秒针像是走得精疲力尽了，很快就要停下来似的。我留意观察每个窗口，只见多般是满脸沮丧地离开，很少有眉开眼笑的，于是，悬着的那颗心就像铅块一样，不断地往下沉。我无意中
发现三号窗口旁有位中年妇女，衣着朴素，皮肤黑里带黄，大概是个山区的劳动妇女。她既不找窗口里面的人申述，也不离去，只是无力地依靠着墙壁发呆。看她那无主无意、失魂落魄的样子，可能是倾一家积蓄、甚至是借钱来申请探亲签证的，却落个希望与钱财两空，正不知如何是好呢。看着她那可怜的样子，心里想，我若能签到证，情愿转让给她。

我特别关心一号窗口，因为初次签证的大都在那儿面谈。那里面问话的，本来是一个高挑的年轻白人，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矮个子、长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一定就是那位最挑剔、最狠心、最令人生畏的领事先生了，真倒霉！眼看着一个个被拒签，我的心越来越不安了。时间的煎熬是如此的难受，我想我如果被拒签，大概不会再来第二次了。此刻才感受到小女留学签证多次的巨大毅力，真是难为了她！她以往讲的那些签证的故事，又逐一浮现出脑海：许多人被以“成绩不是很好”为由而拒签，有一个学业和托福的成绩都很优异的人也被拒签，理由是“你的成绩这么好，不用去留学了”；有个已婚的男生说他结了婚还去留学有移民倾向，一位未婚女生又说她这么大了还不结婚有移民倾向；戴眼镜的和未戴眼镜的都曾经成为被挑剔的“问题”；有个男生多次被拒签后，横下一条心不再留学了，在离开窗口时用英语嘟哝道：“美国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过20年，你请我去我还不一定去呢！”签证官员把他叫住，问他刚才说什么？他便愤愤地大声重复了一遍，那官员说：“你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我就让你去看看。”就这样发了签证……

一个粗大的吼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寻声望去，只见一个面颊瘦削、颧骨高凸、眼窝深陷、手臂如柴的老头，左手抱一个两三岁的小孩，站在第四号窗口前，右手指着里面，用广州话吼着：“你出来！你出来说清楚，谁不讲

道理？我要求探望儿子怎么不讲道理？是你不讲道理还是我不讲道理？你出来，出来说呀！出来！”此时，所有七个窗口都停止了作业，工作人员全部“撤退”了，老头见无人搭腔，便准备离去，走到出口处，又转身骂着：“不讲道理？！谁不讲道理？什么民主，自由，人权？狗屁！呸，放狗屁！”直骂到窗口，还是无人搭腔，只好离去，刚走出几步，又怒火中烧，转身指着窗口骂道：“你们讲不讲人道？看望儿子都不批，你们是什么人道？你们以后也会有儿女的……”他身后那位一直不吭声的老妇女插了句“他们不会有儿女的”，他便接着骂道：“对，你们这么缺德，不会有儿女的。做事缺德，你们会绝子绝孙的。”这时，进来两名华人保卫把俩个老人劝走了。看来，这老头是因多次被拒签憋了一肚子气，死了心不再来签证的了。这期间，大厅里的人一个个不动声色，表面上是冷眼旁观，实际上内心可能是复杂的。也许有的人认为，这老头太过分了，这样泼妇骂街，有损国格；也许有的人在偷偷的笑，高兴终于有人帮他吐出了梗喉多时的一块骨头；也许被拒签过的人更会感谢老头替他出了一口鸟气。但可以肯定，大家都担心这么一搅，恶化了气氛，耽误了时间，会影响后面的签证。左手边坐着的那位退休干部悄悄告诉我，他们厦门一位干部来这里第二次被拒签的时候，也发了脾气，用英语对签证官员说：“我上次来签证探亲，你们说我是县委书记，中共官员，不同意。我现在是政协主席了，还是拒签。政协主席是什么？你知道吗？相当你们美国的众议员！”说完就扭头走了。那官员一听“众议员”三个字，马上派人追出门去，把他请回来，发了签证。所以，签证的事，纯粹看老美高兴不高兴，或者说看签证人的运气，什么“移民倾向”？完全是“莫须有”！

大厅里平静下来以后，又恢复了签证谈话。已经十一点多钟了，环视大厅，见还有那么多待签的人，心情更加担忧、焦急了。将近十二时，大胡子领事终于走了，换了个中年白人小姐。我虽然暗暗庆幸，却担心这可能是一个“下班”的信号，又见这小姐果然“心慈手软”一些，就更急切地盼望着快一点轮到自己了。

十二时半，广播里终于传出了呼唤我的名字的声音，我们应声来到一号窗口。那位小姐一边看申请表，一边用标准的普通话与我们交谈：

“你去过美国吗？”

“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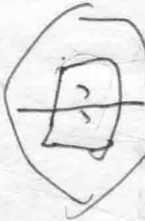
“是去看你的女儿吗？”

1 签证记

明天，我和老伴就要去广州申请赴美探亲签证了。对于签证，这些年来，耳朵里塞满了“难”字，真担心白跑一趟。我捧起成语字典，想测一测此行的成败。小女儿申请签证那两年，我每次都要玩这种游戏，好像还蛮准的呢。我静了静心，心中随意定了个页码和条目，翻开一看，是“毕其功于一役”。这意思应该是：一次签证就成功。我把它当做一种心理安慰，怀着一些信心上路了。


我们住在执手友老莫家里。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认真梳洗打扮，不仅西装皮鞋金戒指全副武装，连稀疏的头发也梳得叫苍蝇飞上去都会跌断脚，为的是让领事先生一眼看去，就觉得此人生活不错，不会有移民倾向。这是从老签证那里请教来的经验。六点多钟，悠哉“打的”，可来到沙面美国领事馆一看，“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签证处门前已是黑压压挤满了人。这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特意选的时间。因为在一周中，星期五临近周末，星期一刚度过周末，签证官员们的心绪都不是最佳状态；签证的最佳时间是星期二、三、四。当然，这也是老签证的经验谈了。谁知偏不凑巧，昨天领事馆没办公，所以今天特别热闹，约有二三百人。

队伍有些乱，排了三四行。我们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慌忙中先占了个位子，再慢慢去打听。我们站的这一行是办理非移民签证的，应该没错。但后来发现他们手上都拿有表格，经打听，原来是早就领了表填好了的，这么说我们得另排队先领签证申请表了。此时，老伴已另排了一行，并坚持说她排的不会错。结果，还是错了。两人各排错一次，扯平了，谁也不好怨谁了，赶紧排第三次队就是了。

好容易领到了表格，又碰到了填写的困难。找到代写处一看，不仅一人收费80元，还要再排队，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动手，按照大女儿寄来的表样，一个一个英文字母地依样画葫芦。那时刚刚入秋，天气还热，加上心里像油煎，很快就满头大汗了。老伴见我填写得又慢又辛苦，便求旁边一位女孩子帮忙。她也正在填表（像是申请留学的），便叫了她哥哥来帮忙。填好后，我递过一张50元的票子致谢，他怎么也不肯接受。就这样紧赶慢赶，总算跟上了队伍的尾巴，进了门，交了费，来到签证大厅，坐下来等候面谈，好不

容易过了“入门”关，提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但回想起那排错队的事，就觉得一开头这么不顺利，大概是个不好的征兆，刚放松的心里便又蒙上了一层阴云。

半) 签证大厅里，虽然坐满了人，却是鸦雀无声。多数人都是静静地坐着，脸上流露出忐忑不安的表情，只有个别人在咬耳朵，广播里不时响起的某人到某号窗口的传呼声，更增加了庄严肃穆的程度，那气氛，不亚于法庭。情绪是凝固的，时间也是凝固的，手表上的秒针像是走得精疲力尽了，很快就要停下来似的。我留意观察每个窗口，只见多般是满脸沮丧地离开，很少有眉开眼笑的，于是，悬着的那颗心就像铅块一样，不断地往下沉。我无意中发
发现三号窗口旁有位中年妇女，衣着朴素，皮肤黑里带黄，大概是个山区的劳动妇女。她既不找窗口里面的人申述，也不离去，只是无力地依靠着墙壁发呆。看她那无主无意、失魂落魄的样子，可能是倾一家积蓄、甚至是借钱来申请探亲签证的，却落个希望与钱财两空，正不知如何是好呢。看着她那可怜的样子，心里想，我若能签到证，情愿转让给她。

我特别关心一号窗口，因为初次签证的大都在那儿面谈。那里面问话的，本来是一个高挑的年轻白人，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矮个子、长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一定就是那位最挑剔、最狠心、最令人生畏的领事先生了，真倒霉！眼看着一个个被拒签，我的心越来越不安了。时间的煎熬是如此的难受，我想我如果被拒签，大概不会再来第二次了。此刻才感受到小女留学签证多次的巨大毅力，真是难为了她！她以往讲的那些签证的故事，又逐一浮现出脑海：许多人被以“成绩不是很好”为由而拒签，有一个学业和托福的成绩都很优异的人也被拒签，理由是“你的成绩这么好，不用去留学了”；有个已婚的男生说他结了婚还去留学有移民倾向，一位未婚女生又说她这么大了还不结婚有移民倾向；戴眼镜的和未戴眼镜的都曾经成为被挑剔的“问题”；有个男生多次被拒签后，横下一条心不再留学了，在离开窗口时用英语嘟哝道：“美国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过20年，你请我去我还不一定去呢！”签证官员把他叫住，问他刚才说什么？他便愤愤地大声重复了一遍，那官员说：“你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我就让你去看看。”就这样发了签证……

一个粗大的吼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寻声望去，只见一个面颊瘦削、颧骨高凸、眼窝深陷、手臂如柴的老头，左手抱一个两三岁的小孩，站在第四号窗口前，右手指着里面，用广州话吼着：“你出来！你出来说清楚，谁不讲

道理？我要求探望儿子怎么不讲道理？是你不讲道理还是我不讲道理？你出来，出来说呀！出来！”此时，所有七个窗口都停止了作业，工作人员全部“撤退”了，老头见无人搭腔，便准备离去，走到出口处，又转身骂着：“不讲道理？！谁不讲道理？什么民主，自由，人权？狗屁！呸，放狗屁！”直骂到窗口，还是无人搭腔，只好离去，刚走出几步，又怒火中烧，转身指着窗口骂道：“你们讲不讲人道？看望儿子都不批，你们是什么人道？你们以后也会有儿女的……”他身后那位一直不吭声的老妇女插了句“他们不会有儿女的”，他便接着骂道：“对，你们这么缺德，不会有儿女的。做事缺德，你们会绝子绝孙的。”这时，进来两名华人保卫把两个老人劝走了。看来，这老头是因多次被拒签憋了一肚子气，死了心不再来签证的了。这期间，大厅里的人一个个不动声色，表面上是冷眼旁观，实际上内心可能是复杂的。也许有的人认为，这老头太过分了，这样泼妇骂街，有损国格；也许有的人在偷偷的笑，高兴终于有人帮他吐出了梗喉多时的一块骨头；也许被拒签过的人更会感谢老头替他出了一口鸟气。但可以肯定，大家都担心这么一搅，恶化了气氛，耽误了时间，会影响后面的签证。左手边坐着的那位退休干部悄悄告诉我，他们厦门一位干部来这里第二次被拒签的时候，也发了脾气，用英语对签证官员说：“我上次来签证探亲，你们说我是县委书记，中共官员，不同意。我现在是政协主席了，还是拒签。政协主席是什么？你知道吗？相当你们美国的众议员！”说完就扭头走了。那官员一听“众议员”三个字，马上派人追出门去，把他请回来，发了签证。所以，签证的事，纯粹看老美高兴不高兴，或者说看签证人的运气，什么“移民倾向”？完全是“莫须有”！

大厅里平静下来以后，又恢复了签证谈话。已经十一点多钟了，环视大厅，见还有那么多待签的人，心情更加担忧、焦急了。将近十二时，大胡子领事终于走了，换了个中年白人小姐。我虽然暗暗庆幸，却担心这可能是一个“下班”的信号，又见这小姐果然“心慈手软”一些，就更急切地盼望着快一点轮到自已了。

十二时半，广播里终于传出了呼唤我的名字的声音，我们应声来到一号窗口。那位小姐一边看申请表，一边用标准的普通话与我们交谈：

“你去过美国吗？”

“没有。”

“是去看你的女儿吗？”

"是的。"我抓住机会，把事先准备好的说词接了上去："去参加她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她去年在台湾结婚，我们未能参加。"说着，我把大女儿的结婚照递了进去。

"你准备在美国住多久？"

"....."我对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思想准备，所以略想了几秒钟才作答："申请表上好像写的是6个月，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住一个月。"

"为什么？"

"我们不懂英语，在那里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子，怕是住不惯的。"我一直保持一种平淡、坦然的态度。

"你们现在去右边交钱，明天下午二时半来拿签证。"她将批了字的申请表递给我说。

哇，签证竟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我很想一蹦三尺高。不过，我依然以平淡的态度说了声："谢谢！"

走出签证处大门，立即被一群"取经者"包围住了。他（她）们在那里等候着，向出来的每一位询问签证的情况。他们说，我们是上午第三宗获得探亲签证的人，而且是夫妇双双获准，真是万幸，真是奇迹，不知有什么窍门？我耐心地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俨然一个被新闻记者包围的新闻人物。也不知是太理解了他们的心情呢，还是太兴奋了，竟不觉得烦，也不觉得累和饿。不一会，帮我们填表的那个女孩子也兴冲冲走出来了，我为她获准而高兴，心里想，"做好事，有好报！"为表谢意，我邀她俩兄妹一起去吃午饭，她俩还是谢绝了。

在回住处的路上，我想起了一上午的种种遭迂，不仅一点都不在意了，反倒觉得那好像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在左右着，特意把我们推向那个最佳时段，这才应验了那句成语："毕其功于一役！"又想起了那个失魂落魄的农村妇女，我竟忘了看看她是否还呆在那里？心里不禁泛起一丝愧感，不过，现在真要我吧探亲的机会让给她（假若允许"让"的话），我又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推开老莫家的门，见董大姐也坐在厅里，她们是在等待"结果"的。她们一看便笑开了，因为"结果"已经写在我们的脸上了。老莫说，最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签不到，她们事先不敢讲出来，怕泼了我们的冷水。当听到大闹签证厅的事儿，董大姐拍手叫好，说她大儿子和儿媳都公派驻旧金山开

公司，只有一个8岁的孙子留在广州，想送出去给他父母看看都不行。当被拒签后离开大厅的时候，小孙子举起右手，用母指和食指做成个“八”字，朝窗口“嘭嘭嘭”打了几“枪”，发出天真无邪的、充满稚气的抗议！

第二天下午提早去到签证处，却等到四点半才拿到签证。有人抱怨美国人办事也这么不遵守时间，有人便搭讪说：“他们是在中国办事嘛！”出门后，又碰着那俩兄妹，知道她俩要坐火车赶回深圳，便邀请一同“打的”去火车站，她们连声道谢。其实，我们也要去买当晚回家的火车票，只是做个顺路人情。不过，也总算还了她一个人情吧。

2 狼 狈 过 关

1995年12月24日，747波音飞机安全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走出机舱，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心里不免有几分紧张。看不懂，听不懂，不知该往哪边迈步，只好打定主意跟着人流走，走错了再打听，反正有大女儿写给我们的英文问路字条装在口袋里，这“锦囊妙计”不到时候不拿出来。

跟着人流来到了领取行李的地方。四大件行李堆满了手推行李车，又跟着人流过海关。行李过了透视扫描的机器后，一位官员指着那件最大的帆布旅行袋，示意打开。我心里一惊，知道有麻烦了，却不知道“麻烦”出在哪里？额头上一下子就沁出了汗珠。我一件件东西往外拿，盼望那官员叫停手，不至翻个底朝天。他却一直用手往下指，当我从袋里取出用透明塑料袋装的一袋青榄的时候，他即刻接了过去，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便把青榄丢到他身后的桌子上了，我看得明白：青榄被没收了。

在动身来美之前，女儿在电话里千交代万交代，水果、蔬菜、肉类不能带，连肉类食品都不能带，不然进关会迂到麻烦。我们却忘了青榄也是“水果”，只想着她们在家时喜欢吃，带一点来尝尝鲜。一共买了三斤，路过香港时，只给了亲戚一斤，舍不得多给。早知如此，就全部送礼，只在衣袋里装几粒过关就好了。也该倒霉，青榄偏偏装在袋底下，假如放在最上面，岂不省事多了。当然，这些后悔都没有意义了。

那官员又指着一个麦乳精罐子叫我打开。我心里又一惊，坏了，那罐子里装的，下面是大头咸菜，上面是新菜脯，都是女儿平日爱吃的，只想拿一点来尝鲜，竟忘了那也是犯禁的“蔬菜”呀。我打开盖子，那官员拿过去一嗅，做出一副难闻的样子，一摆手，阿弥陀佛，高抬贵手了。也许，这是腌制品，不在禁例吧。

老伴不甘心，指着那袋青榄要跟那官员说情，竟忘了这是什么地方。我着急了，生怕再惹出麻烦来。人家不罚你就谢天谢地了，还不知趣来罗嗦，惹得他火起，再把那几大皮箱也全翻一遍就惨了。我挥手制止了老伴，急忙往袋里检东西，希望尽快离开这地方。这袋子原来塞得严严实实的，如今这么手忙脚乱地翻装，竟有好几件装不下去了，只好用手抱着。心急手忙，大汗满身，狼狈极了。

后来，把这狼狈事儿当笑话与小公园的“聊友”们谈起时，都说这算是幸运的了。有位“聊友”进关，正碰上检查毒品，他几箱行李全部被翻出来检查，还有警员、警犬绕着身子转来转去，吓得直打哆嗦。有位“聊友”被海关官员反复询问有无带肉类，她坚持说没有，却没想到带的那盒月饼有问题，被掰开一只，里面夹有火腿肉，就这样挨了重罚。

加州是果、菜、生猪主产区，为防止动植物病虫害传入，对果菜肉类严格管制进口，不仅对外国，连外州也一视同仁。我们去墨西哥旅游，回程入关前，导游就反复交代大家把身上的水果（即便是带出去的）吃完，吃不完的就丢掉，否则，被海关查出，一只要罚一千美元。

如今，每想起那次过关，还不禁涌起一阵后怕。

3 带着一份遗憾归去

四月，六个月的探亲时间刚刚过半，我们就催着大女儿办理了申请延期的手续。

中国人来美探亲，入关时批给时间一般是六个月。申请延期一次也可给六个月，最多可以延期两次。申请延期要在到期之前提出，一般是提前一个月。美国移民局收到申请表及交费后，会寄回一张收据，据此就可以留下来直到收到批复为止，都是合法的。我们1996年那次探亲，提前两个月申请延期，过了一个来月就批了下来。这次听说批复的时间拖长了，所以我们早就提出申请，免得陷入被动。

申请表寄出不久，就收到了移民局的收据，便放心等待批文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从四月等到六月，眼看所剩探亲时间不多了，却迟迟不见批文下来，越等心里越着急，每天收到邮件以后，首先看看有没有移民局的信。因为能不能延期都好~~早~~做打算，免得到时手忙脚乱，该做的事也没有做。那些日子真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却每天都盼了个“失望”。

后来，从大女儿的几个同事那儿得知，他们从大陆来美探亲的父母，有的也已到期，正盼得心急火燎；有的已经过期两三个月了，每日都处于无奈的“战备”状态；有的住满一年就“擅自”回去了；只有一人例外，在临近六个月时间期满时收到了批准延期书。这么看来，我们的情况是很“正常”的了，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就这样又“挨”了几个月，眼看所申请的六个月延期也所剩无多了，我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催着女儿打电话去询问，对方的答复是：现在积案太多，一般要240天至280天才能回复。天哪，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是八九个月呀！这岂不是要在未入境之前就得先提出延期申请了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美国这件事的办事效率，真叫人不敢相信。据说，主要是移民局的办公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这才积案如山，申请入籍谈话要排两三年的队，相比之下，探亲申请延期算是从“快”办理了。如此富有的美国，而且联邦预算还有一大笔节余，可政府部门的办公经费竟还捉襟见肘，叫人不敢相信。于是，去年这方面的收费大幅增加，几乎达到了翻番的程度，只是，远水难解近渴。再说，你批准与否，都允许人家住下来，算是“合法”的了，那还审什么查呢，照发一纸不就得了？你办公设备这么现代化，噉哩咔嚓就处理完

而付

了嘛，何苦叫大家都受累呢？美国人办这事，真有点那个。我原以为“官僚主义作风”只是“中国特色”呢，想不到跟定居美国的一些朋友闲谈起来，都说美国政府部门的办事拖拉等“官僚”作风也不轻。看来，有官僚的地方是必有“官僚作风”的了。

申请延长的六个月又快过去了，眼也快望穿了，最终还是带着一份遗憾登上了归国的飞机。

回来不到半个月，大女儿来电话说，已经收到了移民局的批文，如此“马后炮”，真叫人哭笑不得，可这大概还是电话催来的呢。虽说姗姗来迟，也留来有用，可以作为下次签证的凭证，免得领事先生误以为是敝人“超期滞留不归”呢。